

佳作背后

橘红,海蓝,浅绿

◆ 刘迪

■ 港湾(油画) 江志俊 作



看完《火车头》系列,就像有人在对人大声说:瞧,这个人!曾写过文章,尝试着以我的理解诠释《火车头》,其实绘画和音乐是很难说明白的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江志俊知道自己要画什么。很难的,不是你想知道就知道,艺术家具有这种觉悟很可贵也很幸运,像生下来就含着一把金钥匙。有人画技好,但一辈子没有方向。

江志俊是青岛人,生于斯长于斯。海蓝、橘红、浅绿是他画中的主色。建筑、树木、海构成他画布上的风景。

我看到渔船停泊在静谧的港湾,船仿佛是大提琴,桅杆宛若拉动的琴弓,一头指天一头触海,舒缓的音乐在蓝色的海面升起。

我看到错落有致的小楼面朝大海,明丽的阳光照在屋顶橘色的瓦片上,一坨一坨的橘红,像漫山遍野的菊花,灿烂妖娆。树无需修葺,自己会依着建筑生长,同甘共苦,共享荣辱,越长靠得越近,树影像物印在墙面和屋顶。慢慢地,树和房子

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长成了一幅画……城市要造更高的楼,也要修更多的路,要有丰功伟绩,老房子拆了,树或遭砍伐,或郁郁而枯。

古铜色树干的枝头,是称之为绿意的新绿,又浅又嫩——像是绝望后的希望,艰难过后的慰藉……

去年,朋友告诉我画家病了,病重期间拿不动油画笔,只能画钢笔画,画画叫他忘记了疾病,画画成了他和疾病抗争的有效方式。一直期待江志俊早日康复,期待他的新作。然后就看到了江志俊的新作,他大病痊愈后的六幅油画。

据说大病过后能叫人豁然和灵魂觉醒,如尼采大病痊愈后完成杰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,此书完稿,尼采自信地说:我以这部著作给人类空前伟大的赠礼,这本书的声音将响彻千古……江志俊近期的画果然有出神入化的感觉,具象似

乎模糊,笔法恣意随性,用色更大胆自信。有桅杆的渔船,浪花飞溅的海,让人分明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。橘红的屋顶连成了一片,灿烂辉煌,一直延伸到大海……绿也连成了一片,仿佛是和绝望抗争的希望。

江志俊冷不丁也会画高楼林立的新区,灰白的色调里仿佛暗藏讥讽。还有青岛的冬日,凋零枯黄的树,白雪覆盖的尖顶教堂,冷落的街道……那是青岛的另一面,青岛的夏天是游人的,青岛把冬天还给了自己。

青岛时起雾,近些年又多雾霾,但江志俊依然故我地用清澈的心画明丽的青岛,那是他的《青岛印象》,也是我们对青岛的印象。

橘红、海蓝、浅绿,江志俊用颜色向我们诠释着生命的灿烂、绝望和希望。

书法故事

以隶养篆 以篆养隶

◆ 吴忠

钟家隆先生。

在师从蒋老至今的30多年里,家隆先生走了一条踏踏实实的循序渐进之路。他以篆隶为宗,从邓石文起步,上溯商周金文、甲骨,下探魏碑行楷。大量的碑帖临习,夯实了他的笔墨功夫,丰富了他的造型能力,也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。他说:“我写碑,不光学其表面上斑驳的所谓金石气,更要通过读碑写碑,努力把握前人的书写气息和运笔法则,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创作。”

这些年来,家隆的篆书、隶书,已经在书坛显露头角,多次入选了市级和国家级重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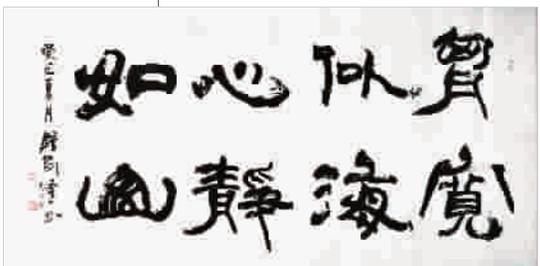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展览,包括2010年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500家书法精品展和欧洲、亚洲书法交流展及研讨会,博得好评。不过,他是清醒的,总是不断地总结自己,找出差距,找出不足。力图有所突破。慢慢地,他把更多精力放到甲骨文创作和研究中。他说:“甲骨文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,其结构风格、疏密安排、刚柔相济、动静参差,都令我神往。若能以笔代刀,悉心讲求其运笔方法和字形章法,必可从中得到启示,成为突破口,使自己的创作进入新的高度。”

从此,他大量阅读中国文字学和甲骨文有关著作,了解文字起源和构造,同时研究罗

振玉、王国维等甲骨文书法论述,使自己的创作左右逢源。在此基础上,他以隶养篆,创造性地把甲骨文的线条笔法运用到隶书创作,从而增强了书写性和可看性;又用甲骨文结构简练,线条挺拔,遒劲有力来改变自己过去隶书线条太粗,“黑气”太重的书写习惯。

很多人在看了家隆的书法包括篆隶书法后,都觉得“没有火气”,自有一股内在的静美。我认为,家隆能做到这一点,缘于他甘寂寞、不随波逐流的情愫和定力,也缘于他能够在技法上把这种情愫和定力表现出来。他写出来的字,神韵独具,每个字都各具姿态,做到上下呼应,前后搭配而且线条干净,用笔轻盈,计白当黑,当然就显得静美无霸气。尤其其他的甲骨文书法,更是笔致挺拔,又不失柔美,静中寓动又古朴儒雅,令人赞叹。

■ 钟家隆书法



应邀参加了《蒋凤仪书法艺术作品展》及研讨会。研讨会上,在众多发言者中,有位忠厚平实的中年人,怀着深情,中肯地介绍了这位艺德双馨的已故老书法家的艺术品人,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。他便是蒋凤仪老先生的入室弟子,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

当作新作

为儿童画一片天真

◆ 双仁

说起陆汝浩,也算是童话王国里的爷爷辈,他今年已七十了。我们一辈大多看过水墨动画片《鹬蚌相争》《淘气的金丝猴》,陆汝浩就担任造型、背景美术设计,《鹬蚌相争》还连获中国电影金鸡奖,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。这又使我联想起前辈画家创作的《小蝌蚪找妈妈》,大家创作小品是那时的特色。陆汝浩又是《少年报》的美术编辑,历时很长,可以这么说,陆汝浩的创作实在是映照了新中国儿童美术创作发展的历程,可惜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材不够,陆汝浩至今还在创作生动天真的儿童画。

我认识陆汝浩是三十多年前,陆汝浩画了一幅“鸡毛信”为题材的国画扇面画,画是现实主义的儿童题材画,却是墨彩飞扬,远看完全

是一幅花鸟山水融合的画,使我十分惊奇。陆汝浩告诉我,年轻时他从黄达聪老先生画国画,黄达聪的笔墨老到,陆汝浩则把坚实的笔力往灵动去,这样画儿童,就把儿童那种天真的情趣表现了出来,儿童的眼神画得像天上的星星亮晶晶,笔行灵动,虚实映照,整个画面非常活跃,如“音乐之声”,简单的旋律,倾情天真无暇。陆汝浩十五岁时就跟贺友直大师学速写和创作,一次贺友直为画鲁迅先生的插图去虹口公园,带上陆汝浩,贺老手把手教陆汝浩速写。当时贺老正在为《山乡巨变》起稿,陆汝浩

跟贺老学了几招。所以我们看陆汝浩画儿童画,形神兼灵,很大程度上是贺老的现实主义的深入生活的艺术观影响了他。

陆汝浩说他为画儿童画常和儿童生活在一起,儿童的天真和心态使陆汝浩不仅表现他们,自己也很快乐,七十多了,陆汝浩仍保持一份童心。陆汝浩创作的以儿童为题材的中国画《打乒乓》在1975年就入选了全国美展,在那时中国画入选全国美展很不容易;1989年的《攀登》和1991年《稻香时节》也入选全国联展,并作为杂志封面刊出。



■ 小鸟在前面带路(中国画) 陆汝浩 作

海上印社

岭南印坛的先导朱光夜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素有“南国明珠”之称的广州,是一座山川灵秀、风物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。至明代,人文蔚起,风雅鼎盛,堪“与吴越争胜”。晚明江南,文人篆刻如火如荼,时风所被,远在四千里之外的南粤首府地区,竟也出现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印人队伍。虽然他们的总体创作实力尚无法与苏皖印人相抗衡,但不乏可圈可点的人物,其中朱光夜就是一位杰出的岭南印人。

朱光夜,字未央,五羊(今广东广州)人。性格粗放能豪饮。弱冠时即潜心于六书,工书法,尤精篆刻。朱光夜与岭南著名文士张萱、何吾驺、伍瑞隆、陈子壮、郭羲年、黎邦城等交善。他的刻印受到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的影响,自称:“每阅顾家印谱,虽无其点画与古不同,然删繁增少,直者曲

之,曲者直之,补偏按次,体方形奇,深见古人巧思。”可谓眼光独到。伍瑞隆欣赏其印,称:“一枝铁笔,更可上篆风云,下雕河岳。天地不足刻,鬼神不足镂,周秦汉诸刻不足师。自是下笔心中有古人,目中无古人。”东莞邓云霄为万历朝进士,也深谱印学之道,称赞其为:“彩笔流丽,自是我辈行人。”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,朱光夜印名鹊起,岭南人士纷纷“四方购求”,以致“户履常满”。笔者于三十年前得读其存世孤本《朱未央印略》二卷,存印达一百九十方,内多堂馆楼亭印和姓名字号。作风介于汉印与何震之间,气格宽博,用刀尤具何氏之生辣和犀利。其中还有数方印别出心裁,制成竹节、梧桐叶、柳叶和桃叶状,在空间镌以文字,颇有结合民间艺术入印的趋向。至于一印之内刻六

十四字者,在明季印谱中更属罕见。

天启六年(1626)秋,朱光夜游宝安(今属深圳),拜谒年近古稀的张萱,恭请他为《印略》作序。张萱披玩展读,追怀往事,称:“余少亦究心此艺,独喜姑苏文待诏(文徵明)父子。尝得待诏自镌‘徵仲’二字,及其子自镌‘寿承’二字,玩弄久之,为友人文孝廉从龙(文伯仁孙)索去,曰:此停云馆中宗器也。”伍瑞隆在《印略》序中也回忆道:“余十年前酷嗜此道,严寒指裂不废,名亦因之噪,而今倦矣。见未央自可不必有我,亦且自慰劳,不复贪有印匠名。”可知张萱与伍瑞隆在年轻时代均有收藏印章和参与创作的亲身经历。

岭南地区僻处南天一隅,亚热带炎热潮湿的气候,使印谱等纸质类文物不易保存,加上兵燹战祸,目前有印迹传世的明代粤籍印人仅朱光夜、袁登道、黄仲亨、张穆、邓逢京等数人而已,给人以没落的错觉。然而事实

是晚明岭南士大夫癖嗜印章的劲头不在江南人士之下,许多文人曾宦游江南,不免为当地印风感染。像顺德诗人欧大任在南京时为工部虞衡郎中,与何震相契。张萱曾在南京、苏州任职,结识了好印的汪道昆、王世贞。综观明代印史,江南开文人篆刻风气在先,南粤则有接步呼应、另张一天之势。张萱说:“日来岭南诸人士,亦皆以印章相竞。”便是很好的例证。伍瑞隆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晚明岭南《印人录》,称:“独印章一道,近始有马元伯、郭安世、邱颖叔、李子木、黎籍圃、何伯友、方约斯辈。往则方伯情、黎君献之数子,于印章各树一帜。”遗憾的是只闻其名,不见其印。而朱光夜作为岭南编辑印谱第一人,补印史之未备,尤当珍视。

奇怪的是,在晚明热闹了一阵的岭南印坛,入清即归于寂静。这断层直至乾隆时才又轰轰烈烈地呈现出一派崭新新气象,这当然是容后介绍了。



■ 朱光夜篆刻“樵山山樵”



■ 朱光夜篆刻“乾坤一草亭”